

其土宣傳

國共合作與國大廳

中山先生革命實踐之四

中山先生主義大綱

中山先生生平事蹟大略

中山先生自述

孫中山先生

目錄



中國國民黨福建省黨部籌備委員會宣傳部印行

孫中山先生

先生手札

胡適

PDG

革命領袖孫中山先生



中國國民黨福建省黨部籌備委員會宣傳部印

生平事蹟
 孫中山先生，廣東香山縣人，早年參加太平天國運動，後受西學影響，倡導民主革命。其革命生涯，可分為三個時期：一、早年革命時期（一八六六—一八九一）；二、同盟會時期（一八九一—一九一七）；三、臨時政府時期（一九一七—一九二五）。其重要事蹟如下：
 一、創立興中會（一八九〇）；
 二、創立同盟會（一八九一）；
 三、創立臨時政府（一九一七）；
 四、創立中華民國（一九一七）；
 五、創立中國國民黨（一九一八）；
 六、創立孫中山先生遺囑（一九二五）。

總理遺囑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孫中山先生



目錄

中山先生自傳

中山先生生平事畧大綱

中山先生主義大綱

中山先生革命策畧大綱

國民政府建國大綱

北上宣言

一，中山先生自傳

夫事有順乎天理 應乎人情 適乎世界之潮流 合乎人羣之需要 而爲先知先覺者所決志行之 則斷無不成者也 此古今之革命維新興邦建國等事業是也 予之提倡共和革命於中國也 幸已達破壞之成功 而建設事業雖未就緒 然希望日佳 予敢信終必能達完全之目的也 故追述革命原起 以勵來者 且以自勉焉 夫自民國建元以來 各國文人學士之對於中國革命之著作 不上千數百種 類多道聽途說之辭 鮮能知革命之事實 而於革命之原起 更無從追述 故多有本於予之倫敦被難記第一章之革命事由 該章所述 本甚簡畧 且於二十餘年之前 革命之成否 尙爲問題 而當時雖在英京 然亦事多忌諱 故尙未敢自承興中會爲予所創設者 又未敢表示興中會之本旨爲傾覆滿清者 今於此特修正之以輔事實也 茲篇所述 皆就予三十年來所記憶之事實而追述之 由立志之日起至同盟成立之時 幾爲予一人之革命也 故事甚簡單 而

於贊襄之要人 皆能一一錄之無遺 自同盟會成立以後 則事體日繁 附和日衆 而海外熱心華僑 內地忠烈志士 各重要人物 不能一一畢錄於茲篇 當俟之修革命黨史時 乃能全爲補錄也 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 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 由是以學堂爲鼓吹之地 借醫術爲入世之媒 十年如一日 當予肄業於廣州博濟醫學校也 於同學中物識有鄭士良號弼臣者 其爲人豪俠尙義 廣交游 所結納皆江湖之士 同學中無有類之者 予一見則奇之 稍與相習 則與之談革命 士良一聞而悅服 前告以彼曾投入會黨 如他日有事 彼可爲我羅致會黨以聽指揮云 予在廣州學醫甫一年 聞香港有英文醫校開設 予以其學課較優而地較自由 可以鼓吹革命 故投香港學校肄業 數年之間 每於學課餘暇 皆致力於革命之鼓吹 常往來於香港澳門之間 大放厥辭 無所忌諱 時聞而附和者 在香港祇陳少白 尤少 執楊鶴齡三人 而上海歸客則陸皓東而已 若其他之交游 聞吾言者 不以爲大逆不道而避之

則以爲口風病狂相視也 予與陳尤楊三人常往香港 昕夕往還 所談者
莫不爲革命之言論 所懷者莫不爲革命之思想 所研究者莫不爲革命之
問題 四人相依甚密 非談革命則無以爲歡 數年如一日 故港澳間之
戚友交游 皆呼予等爲四大寇 此爲予革命旨論之時代也 及予卒業之
後 懸壺於澳門羊城兩地以問世 而實則爲革命運動之開始也 時鄭士
良則結納會黨 聯絡防營 門徑既通 端倪畧備 予乃與陸皓東北游京
津 以窺清廷之虛實 深入武漢 以觀長江之形勢 至甲午中東起戰
以爲時機可乘 乃赴檀島美洲 創立興中會 欲糾合海外僑華以收臂助
不圖風氣未開 人心錮塞 在檀鼓吹數月 應者寥寥 僅得鄧蔭南與
胞兄德彰二人 願傾家相助 及其他親友數十人之贊同而已 時遠清兵
屢敗 高麗既失 旅威繼陷 京津亦岌岌可危 清廷之腐敗盡露 人心
憤激 上海同志宋躍如乃函促歸國 美洲之行 因而中止 遂與鄧蔭南
及三五同志返國以策進行 欲襲取廣州以爲根據 遂開乾亨行於香港爲

幹部 設農學會於羊城爲機關 當時贊襄幹部事務者 有鄧蔭南楊衢雲黃詠商陳少白等 而助運籌於羊城機關者 則陸皓東鄭士良並歐美技師及將設數人也 予則常往來廣州香港之間 慘淡經營 已過半載 籌備甚週 聲勢頗衆 本可一擊而生絕大之影響 乃以運械不慎 致海關搜獲手槍六百餘桿 事機乃洩 而吾黨繼將陸皓東殉焉 此爲中國有史以來 爲共和革命而犧牲者之第一人也 同時被株連而死者 則有丘四朱貴全二人 被捕者七十餘人 而廣東水師統帶程奎光與焉 後竟病死獄中 其餘之人或囚或釋 此乙未九月九日 爲予第一次革命之失敗也 敗後三日 予尙在廣州城內 十餘日後 乃得由間道脫險出至香港 隨與鄭士良陳少白同渡日本 畧住橫濱 時予以返國無期 乃斷髮改裝重游檀島 而士良則歸國收拾餘衆 布置一切 以謀捲土重來 少白則獨留日本 以考察東邦國情 予乃介紹之於日友菅原傳 此友爲往日在檀所識者 後少白由彼介紹於會根俊虎 由俊虎而識宮崎彌藏 即宮崎

寅藏之兄也 此爲革命黨與日本人士相交之始也 予到檀島後 復集
合同同志以推廣興中會 然已有舊同志以失敗而灰心者 亦有新聞者而赴
義者 惟卒以風氣未開 進行遲滯 以久留檀島 無大可爲 遂決
以聯絡彼地華僑 蓋其衆比檀島多數倍也 行有日矣 一日散步市外
計赴美 忽遇有馳車迎面而來者 乃吾師康德黎與其夫人也 吾遂一躍
登車 彼夫婦不勝詫異 幾疑爲暴客 蓋吾已改裝易服 彼不認識也
予乃曰 我孫逸仙也 遂相笑握乎 問以何爲而至此 曰 回國道經此
地 舟停而登岸流覽風光也 予乃趁車同游 爲之指導 游畢登舟 予
乃告以予將作環繞地球之遊 不日將由此赴美 將隨到英 相見不遠也
遂歡握而別 美洲華僑之風氣蔽塞 較檀島尤甚 故予由太平洋東岸
之三藩市登陸 橫過美洲大陸 至大西洋西岸之紐約市 沿途所過之處
或留數日 或十數日 所至皆說以祖國危亡 清政腐敗 非從民族根
本改革 無以救亡 而改革之任 人人有責 然而勸者諄諄 聽者終歸

藐藐 其歡迎革命主義者 每埠不過數人或十餘人而已 然美洲各地舉
僑多立有洪門會館 洪門者 創設於明朝遺老 起於康熙時代 蓋康熙
以前 明朝之忠臣烈士 多欲力圖恢復 誓不臣清 捨生赴義 屢起屢
蹶 與虜拚命 然卒不救明朝之亡 迨至康熙之世 清勢已盛 而明朝
之忠烈亦死亡殆盡 二三遺老 見大勢已去 無可挽回 乃欲以民族主
義之根苗 流傳後代 故以反清復明之宗旨 結爲團體 以待後有起者
可藉爲資助也 此殆洪門創設之本意也 然其事必當極爲秘密 乃可
防政府之察覺也 夫政府之爪牙爲官吏 而官吏之耳目爲士紳 故凡所
謂士大夫之類 皆所當忌而須嚴爲杜絕者 然後其根株乃能保存 而潛
滋暗長於異族專制政府之下 以此條件而立會 將以何道而後可必也
以最合羣衆心理之事跡 而傳民族國家之思想 故洪門之拜會 則以演
戲爲之 蓋此最易動羣衆之視聽也 其傳布思想 則以不平之心 復仇
之事導之 此最易發常人之感情也 其口號暗語 則以鄙俚粗俗之言 以

表之。此最易使士大夫聞而生厭遠而避之者也。其固結團體，則以博愛施之，使彼此手足相顧，患難相扶。此最合夫江湖旅客無家遊子之需要也。而最終乃傳以民族主義，以期達其反清復明之目的焉。國內之會黨，常有與官吏衝突，故猶不忘其與清政府居於反對之地位，而反清復明之口頭語，尙多了解其義者。而海外之會黨多處於他國自由政府之下，其結會之需要，不過爲手足患難之聯絡而已。政治之意味殆全失矣。故反清復明之口語，亦多有不知其義者。當予之在美洲鼓吹革命也，洪門之人，初亦不明吾旨，予乃反而叩之反清復明何爲者，彼衆多不能答也。後由在美之革命同志鼓吹數年，而洪門之衆乃始知彼等原爲民族老革命黨也。然當時予之遊美洲也，不過爲初期之播種，實無大影響於革命前途也。然已大觸清廷之忌矣。故於甫抵倫敦之時，卽遭使館之阻，幾致不測。幸得吾師康德黎竭力營救，始能脫險。此則檀島之邂逅，真有天幸存焉。否則吾尙無由知彼之歸國，彼亦無由知吾之來倫敦也。倫敦

脫險後 則暫留歐洲 以實行考察其政治風俗 並結交其朝野賢豪 兩年之中 所見所聞 殊多心得 始知徒致國家富强 民權發達 如歐洲列強者 猶未能登斯民於新藥之鄉也 是以歐洲志士 猶有社會革命之運動也 予欲爲一勞永逸之計 乃採取民生主義 以與民族民權問題 同時解決 此三民主義之主張所由完成也 時歐洲尙無留學生 又鮮華僑 雖欲爲革命之鼓吹 其道無由 然吾生平所志 以革命爲唯一之天職 故不欲久處歐洲 曠廢革命之時日 遂往日本 以其地與中國相近 消息易通 便於籌畫也 抵日本後 其民黨領袖犬養毅遣宮崎寅藏平山周二人來橫濱歡迎 乃引至東京相會 一見如舊識 抵掌談天下事 甚痛快也 時日本民黨初握政權 大隈爲外相 犬養爲之運籌 能左右之 後由犬養介紹 曾一見大隈大石尾崎等 此爲予與日本政界人物交際之始也 隨而識副島種臣及其在野之志士如頭山平岡秋山中野鈴木等 後又識安川犬塚久原等 各志士之對於中國革命事業 先後多有資助

尤以久原太塚爲最 其爲革命奔走始終不懈者 則有山田兄弟宮崎兄弟
菊池萱野等 其爲革命盡力者 則有副島寺尾兩博士 此就其直接於予
者而畧記之 以誌不忘耳 其他間接爲中國革命黨奔走盡力者尙多 不
能於此一一悉記 當俟之革命黨史也 日本有華僑萬餘人 然其風氣之
錮塞 聞革命而生畏者 則與他處華僑無異也 吾黨同人有往返於橫濱
神戶之間 鼓吹革命主義者 數年之中而慕義來歸者 不過百數十人而
已 以日本華僑之數較之 不及百分之一也 向海外華僑之傳播革命主
義也 其難固已如此 而欲向內地以傳布 其難更可知矣 內地之人
其聞革命排滿之言而不以爲怪者 只有會黨中人耳 然彼衆皆知識薄弱
團體散漫 憑藉全無 只能望之爲響應 而不能用爲原動力也 由乙
未初敗以至於庚子 此五年之間 實爲革命進行最艱難困苦之時代也
蓋予既遭失敗 則國內之根據 個人之事業 活動之地位 與夫十餘年
來所建立之革命基礎 皆完全消滅 而海外之鼓吹 又毫無效果 適於

其時有保皇黨發生 爲虎作威 其反對革命 反對共和 比之清廷爲尤甚 當此之時 革命前途 黑暗無似 希望幾絕 而同志尙不盡灰心 蓋正朝氣初發時代也 時予乃命陳少白回香港 創辦中國報 以鼓吹革命 命史堅如入長江 以聯絡會黨 命鄭士良在香港設立機關 招待會黨 於是乃有長江會黨及兩廣福建會黨並合於興中會之事也 旋遇清廷有排外之舉 假拳黨以自衛 有殺洋人圍使館之事發生 因而八國聯軍之禍起矣 予以爲時機不可失 乃命鄭士良入惠州 招集同志以謹發動 而命史堅如入羊城 招集同志以謀響應 籌備將竣 予乃與外國軍官數人繞道至香港 希圖從此潛入內地 親率健兒 組織一有秩序之革命軍 以救危亡也 不期中途爲奸人告密 船一抵港 卽被香港政府監視 不得登岸 遂致原定計畫不得施行 乃將惠州發動之責 委之鄭士良 而命楊衢雲李紀堂陳少白等在香港爲之接濟 予則折回日本 轉渡臺灣 擬由臺灣設法潛渡內地 時臺灣總督兒玉頗贊中國之革命 以北

方已陷於無政府之狀態也 乃飭民政長官後籐與予接洽 許以起事之後
可以相助 予於是一面擴充原有計劃 就地加聘軍官 蓋當時民黨
尙無新知識之軍人也 而一面令士良即日發動 並改原定計畫 不直逼
省城 而先佔領沿海一帶地點 多集黨衆 以候予來乃進行攻取 士良
得令 即日入內地 親率已集合於三洲田之衆 出而攻撲新安深圳之清
兵 盡奪其械 隨而轉戰於龍岡淡水永湖梁化白芒花三多祝等處 所向
皆捷 清兵無敢當其鋒者 遂占領新安大鵬至惠州平海一帶沿海之地
以待予與幹部人員之入 及武器之接濟 不圖惠州義師發動旬日 而日
本政府忽而更換 新內閣總理伊藤氏 對中國方針 與前內閣大異 乃
禁制臺灣總督不許與中國革命黨接洽 又禁武器出口及禁日本軍官投效
革命軍者 而予潛渡之計劃 乃爲破壞 遂遣山田良政與同志數人往鄭
營報告一切情形 並令之相機便宜行事 山田等到鄭士良軍中時 已在
起事之後三十餘日矣 士良連戰月餘 彈藥已盡 而合集之衆已有萬餘

人渴望幹部軍官及武器之至甚切 而忽得山田所報消息 遂立令解散 而率其原有之數百人間道出香港 山田後以失路爲清兵所擒被害 惜哉 此爲外國義士爲中國共和犧牲者之第一人也 當鄭士良之在惠州苦戰也 史堅如在廣州屢謀響應 皆不得當 遂決意自行用炸藥攻燬兩廣總督德壽之署而殲之 炸發不中 而史堅如被擒遇害 是爲共和殉難之第二健將也 堅如聰明好學 眞摯懇誠 與陸皓東相若 其才貌英姿 亦與皓東相若 而二人皆能詩能畫亦相若 皓東沉勇 堅如果毅 皆命世之英才 惜皆以事敗而犧牲 元良沮喪 國士淪亡 誠革命前途之大不幸也 而二人死節之烈 皓氣英風 實足爲後死者之模範 每一念及 仰止無窮 二公雖死 其精靈之縈繞 吾懷者 無日或間也 庚子之役 爲予第二次革命之失敗也 經此失敗而後 回顧中國之人心 已覺與前有別矣 當初次之失敗也 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爲亂臣賊子大逆不道 咒詛謾罵之聲不絕於耳 吾人足跡所到 凡認識者 幾視爲毒蛇猛獸

而莫敢與吾人交游也 惟庚子失敗之後 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 而有識之士 且多爲吾人扼腕歎惜 恨其事之不成矣 前後相較 差若天淵 吾人睹此情形 中心快慰 不可言狀 知國人之迷夢已有漸醒之兆 加以八國聯軍之破北京 清后帝之出走 議和之賠款九萬萬兩而後 則清廷之威信已掃地無餘 而人民之生計從此日蹙 國勢危急 有岌岌不可終日 有志之士 多起救國之思 而革命風潮自此萌芽矣 時適各省派留學生至日本之初 而赴東求學之士 類多頭腦新潔 志氣不凡 對於革命理想 感受極速 轉瞬成爲風氣 故其時東京留學界之思想言論 皆集中於革命問題 劉成禺在學生新年會大演說革命排滿 被清公使逐出學校 而戡元成沈虬齋張溥泉等則發起國比報 以鼓吹革命 留東學生提倡於先 內地學生附和於後 各省風潮 從此漸作 在上海則有章太炎吳稚暉鄒容等借蘇報以鼓吹革命 爲清廷所控 太炎鄒容被拘囚租界監獄 吳亡命歐洲 此案涉及清帝個人 爲朝廷與人民聚訟之始